

羌语关系子句的类型*

黄成龙 余文生

[提要] 本文从类型学角度分析和描写了羌语中发现的五种关系子句类型, 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前置关系子句是最常用的结构, 这种类型与多数动词尾语言关系子句的位置相一致。后置关系子句在结构上是同位结构, 但语义上具有限制性功能。中心词内置关系子句是动词尾语言常用的一种结构。双中心词关系子句是类型学中的奇特类型, 对类型学研究具有重要意义。无中心词关系子句一般在对话或者长篇语料中出现频率较高, 由于中心词可以从情景或语境中推知, 因此中心词可以省略, 受语用制约最大。

[关键词] 羌语; 关系子句; 中心词

1. 引言

关系子句作为复杂结构(complex construction)的一类, 传统语法把它称为从属于名词短语的中心词, 并且修饰中心词的定语从句。自 Greenberg (1963) 提出关系子句的位置与一个语言的词序有关联以来, 关系子句成为无论是形式语言学还是功能—类型学研究的一个凸现的和热门的专题。形式语言学者关注的是关系子句的句法性质和特点。一些语言类型学家从跨语言的角度讨论了不同类型关系子句与基本词序之间 (Greenberg 1963; Kuno 1974; Downing 1978; Keenan 1985; Lehmann 1986; Comrie 1981, 7.2.: 135-148; Andrews 2006) 和名词短语可知度等级 (noun phrase accessibility hierarchy) (Keenan & Comrie 1977, 1979; Maxwell 1979; Fox 1987) 的蕴含共性 (implicational universal)。如今不仅语言类型学家、语法理论学家对关系子句感兴趣, 语言习得研究者 (Comrie 2003; Matthews and Yip 2003; Diessel 2005, to appear; Diessel and Tomasello 2000) 和自然语言处理学者 (Mecklinger et al. 1995; Mark et al. 2002; Hsiao and Gibson 2003) 也对不同语言关系子句的习得和处理作了诸多研究。

由于汉语中指示代词、数量词、形容词、领属和关系子句都放在被修饰的名词之前, 因此过去汉语语言学者, 仅仅从语义角度, 把关系子句和名词的其它修饰成份, 如指示代词、数量词和形容词一起统称为定语, 或者名词的修饰成份(modifier)。我国民族语言学的语法研究基本上照搬汉语语法研究的模式, 也把关系子句和名词的其它修饰成份混在一起, 统称为定语, 对关系子句

* 本文是第一作者于 2005 年 11 月 24 日在中央研究院语言学研究所“欢迎 David Bradley 教授学术座谈会”上报告“Relative clauses in the Puxi Variety of Qiang”和 2006 年 9 月 15 日美国华盛顿大学召开的第 39 届国际汉藏语及语言学会议上报告“Relative clauses in Qiang”的基础上, 通过二位作者在中研院语言所密切合作、讨论后完成的。在撰写和报告过程中 James Matisoff、David Bradley、孙天心、林幼菁、汪锋等先生惠赐宝贵的评论和建议; 在此我们对所有给我们提出批评、评论和给予帮助的师长、专家和学者深表谢意。写完初稿后, 罗仁地和潘露莉老师在百忙之中仔细地阅读了全文; 并惠赐宝贵的修改意见, 在此向二位老师表示诚挚的谢意。

问题关注较少。随着语言描写的不断深入，我国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关系子句问题。传统语法看来，关系子句有限制性(restrictive)和非限制性(non-restrictive)。限制性一般是修饰性的成分；而非限定性，一般是同位结构(appositive construction)。随着跨语言研究的不断发展和具体语言描写的逐步深入，学者们还发现许多不同类型的关系子句。从有无中心词、关系子句与中心词(head noun)的位置关系看，语言学家在世界语言中发现了下列关系子句类型：

- (i) 前置关系子句(pre-head relative clauses)
- (ii) 后置关系子句(post-head relative clauses)
- (iii) 同位关系子句(appositive relative clauses)
- (iv) 中心词内置关系子句(head-internal relative clauses)
- (v) 双中心词关系子句(double-headed relative clauses) (Dryer 2006: 366)
- (vi) 无中心词关系子句(headless relative clauses)
- (vii) 关联关系子句(correlative clauses)
- (viii) 量关系子句(amount relative clauses)¹ (Carlson 1977)，或者最大化关系子句(maximalizing relative clauses) (Grosu and Landman 1998; de Vries 2001, 2003, 2005)

对我们来说，以上八种关系子句类型中比较熟悉的是前三种和第六种。汉语的关系子句一般置于中心词之前，譬如“我买的那本书”中，关系子句“我买的”出现在中心词“书”之前。英语的关系子句一般置于中心词之后，如 the book that I bought 中关系子句“that I bought”出现在中心词“the book”之后。第三种类型中，我们最熟悉的就英语的非限定性从句，如 John, who sleeps late, is a nightowl, 在语义上是非限定性关系子句，在句法上是同位关系结构。第四种类型的关系子句主要出现在动词尾语言中，如藏缅语、突厥语(Turkic)、通古斯语族(Malchukov 1996)、朝鲜语、日语、美洲印第安 Navajo 语、Wappo 语(Li & Thompson 1978)等等。第六种类型的关系子句在有名物化关系子句的语言中十分常见，这种类型的关系子句在汉藏语中十分普遍，如汉语，“买菜的”。很多学者不太熟悉第五种类型和最后两种类型的关系子句，第五种类型过去只在新几内亚的 Kombai 语中发现(Dryer 2006: 366)。关联关系子句在一些印度圈(Indo-sphere)语言中发现较多，如 Vedic 梵语、印地语(Hindi)、Tamil 和一些藏缅语。除此之外，在印第安 Wappo 语、澳洲 Warlpiri 等一些 OV 型语言也有发现关联关系子句(de Vries 2003: 388)。最后一种目前还没有被广泛认可的量关系子句在一些印欧语中发现，如(Carlson 1977)认为英语 The people there were at that time only lived a few decades./ Any beer there may be left in that cooler is mine./Every lion there is eats meat 中，关系子句“there were at that time/ there may be left in that cooler there is/”中都插入了一个逻辑主语成份 there。这种类型的关系子句里的中心词带定冠词或者量化词(quantifiers)，如 the, any, every 等等。在实际语言环境中关系子句受语义、形态句法和语用的制约程度不同，其结构也许会呈现多种类型，即有的语言可能有多种关系子句类型，如英语、藏语、日语等等。

¹ 这种类型没有被广泛认可。这种结构都是存现句(existential construction)，关系子句的主语“there”并不是一个完整的主语(a full subject)；关系子句的谓语并不与“there”发生一致关系，是跟被关系化的名词发生一致关系，也属于主语关系子句。因近年来句法学家对这种结构关注较多；我们还是列出来，供学者们参考。

从藏缅语关系子句的研究来看，自马提索夫(Matisoff 1972)对拉祜语名物化、关系化和领属化的研究以来，也有越来越多的藏缅语关系子句的研究论著问世，如 Hillard(1977)对卢赛语(Lushai)主语和宾语关系化差异的研究，Delancey(1986)对藏语和尼泊尔 Newari 语关系化如同名物化的比较研究，Genetti(1992)对尼泊尔某些语言的关系子句形态的比较研究。尤其是近十多年来，藏缅语不同语言的关系子句被越来越多的海外藏缅语学者所关注，这些学者对某些语言的关系子句进行了描写和分析，如罗塔纳嘎(Lotha Naga)语(Herring 1991)、安嘎米纳嘎(Angami Naga)语(Herring 1991; Subbarao and Mimi Kevichüsa 1999)、阿斯帕热(Athpare)语(Ebert 1997: 144-146)、梅特(Meithei)语(Chelliah 1997: 157-168)、玛尼普日(Manipuri)语(Bhat and Ninggomba 1997: 277-284)、藏语(Delancey 1986, 1999; Huber 2003)、内瓦尔(Newar)语(Delancey 1986; Genetti 1992)、莱钦(Lai-Hakha Chin)语(Lehman 1996; Kathol 2000)、卡穆(Kham)语(Watters 2002: 200-212)以及最近孙天心(2006)对草登嘉戎语关系子句的语义、形态句法和语用的多角度研究。除了以上提到的讨论关系子句问题的论著外，还有很多讨论名物化问题的论文(Noonan 1997, to appear; Bickel 1999; LaPolla 2006; Lahaussais 2003; Hopple 2003)和一些语法描写著作也讨论关系子句问题(LaPolla with Huang 2003: 5.2)。尤其是2006年澳大利亚 La Trobe 大学语言学系讲座教授及该系主任罗仁地教授(Prof. Randy J. LaPolla)组织的“藏缅语名物化及相关问题工作坊”讨论了藏缅语不同语言的名物化关系子句问题²。藏缅语关系子句的这些研究成果对我们描写某一语言的关系子句或类型学的研究以及亲属语言的比较，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从羌语关系子句的研究来看，已经出版5本研究专著，一本博士论文；但只有两本专著：LaPolla with Huang(2003, 5.2)和Huang(2004, 8.1)、黄(2006, 第8章第一节)以及两篇论文(LaPolla 2003)和(黄 2003)分别介绍了羌语荣红话和蒲溪话的关系子句外，其它论著都没有讨论关系子句问题；因此，羌语关系子句的研究仅仅是个起步，很多问题还需要深入的描写和分析。本文根据已经出版的羌语不同方言的语料³，同时，在作者2006年8月所调查的南部羌语黑虎话、木卡话和绵池话三个点的关系子句语料的基础上，试图从类型学出发，分析和讨论羌语的关系子句的类型⁴，以便能促进学者们对不同语言关系子句，尤其是对亲属语言关系子句的关注和广泛讨论。

2. 关系子句的类型

随着跨语言研究的不断发展，越来越多的关系子句的类型学著作根据关系子句和关系子句的中心词之间的句法顺序以及关系子句与其中心词之间的同指策略(co-referential strategy)(Nichols 1984)，关注关系子句的结构类型(Kuno 1974; Downing 1978; de Vries 2001, 2005; Andrews 2006)。羌语中关系子句的结构类型复杂多样，从有无中心词角度看，可分为有中心词关系子句(headed relative clause)和无中心词关系子句；从中心词的位置角度看，关系子句可以分为中心词外置关系

² 对名物化和关系子句相关问题感兴趣的学者可访问该网站：<http://tibeto-burman.net/>。

³ 桃坪话(孙 1981)、麻窝话(刘 1998)、荣红话(LaPolla with Huang 2003)、曲谷话(黄、周 2006)、蒲溪话(Huang 2004, 黄 2006)。

⁴ 因篇幅所限，有关关系子句的形态句法特征、被关系化名词(relativized NPs)和名词短语的可知等级，以及羌语关系子句串(relative clause stacking)问题将陆续分析和讨论。

子句(head-external relative clauses)和中心词内置关系子句。中心词外置关系句还可以分为前置关系子句和后置关系子句。

2. 1. 中心词外置关系子句

中心词外置关系子句根据关系子句的位置可以分为前置关系子句(关系子句位于中心词之前)和后置关系子句(关系子句位于中心词之后)。

2. 1. 1. 前置关系子句

语言类型学家对关系子句进行跨语言研究认为,藏缅语、突厥语(Turkic)、通古斯语族、朝鲜语、日语、美洲印第安 Navajo 等多数动词尾语言⁵倾向于把关系子句置于所修饰的名词之前⁶。藏缅语和汉语的前置关系子句一般不是真正的关系子句,而是名物化(nominalization)结构。羌语中比较典型的、最常用的关系化结构是关系子句出现在中心词之前,如例句(1)⁷:

- (1) a. tɕymi the: fa ɕupu guə. (北部: 荣红)
孩子 那个 衣服 红 穿
那个孩子穿红衣服。
- b. [fa ɕupu guə-m] tɕymi the: (北部: 荣红)
衣服 红 穿-名物化 孩子 那个
- c. [phu hnihni guə-nə] tɕi-lə tɕibzi (南部: 木卡)
衣服 红 穿-名物化 那个 孩子
- d. [phu ʃən guə-m] kebzi tha-la (南部: 蒲溪)
衣服 红 穿-名物化 孩子 那个
- e. [ɕidzi gueʃ gue-ka] tɕuama tsha (南部: 黑虎)
红 衣服 穿-名物化 孩子 那个
- f. [phu nə gue-mu] fa-ko kebzi-tso⁸ (南部: 绵池)
衣服 红 穿-名物化 那个 孩子
那个穿红衣服的孩子

例句(1a)是羌语中典型的及物动词句的词序,施事者(agent)位于句首,受事者(patient)在谓语之前,谓语在句尾。然而,例句(1b-f),尽管它们各自的指示代词—量词修饰成份的位置不同,但它们带有相同位置的关系子句“衣服—穿—名物化”出现在关系子句的中心词“孩子”之前,

⁵ 波斯语(Persian)、孟加拉语(Bengali)、格鲁吉亚语(Georgian)虽然是动词尾语言,但关系子句放在它所修饰的中心词之后(Kuno 1974)。

⁶ 汉语是动词居中语言,但关系子句也置于它所修饰的中心词之前,因此,类型学家认为是一个例外。

⁷ 文中所有关系子句用方括号括起来,中心词用黑体字表示。

⁸ 绵池羌语中有高、低降、低声三个音调,但区别词义的作用不大。低声一般在音节合并时出现。通常是一个短语中一个是高调,其余是低调,似乎不是真正的声调,而是像音高一重音模式(pitch-accent pattern)。故在此不标其音高。

除了黑虎羌语用通用(不分有生命与无生命所指)的名物化标记-ka外,其它羌语都用施事名物化标记-m /mu(木卡羌语的施事名词名物化-na 从名词-mi 派生出来)表示关系子句的施事者需要一个指人所指。以上所有例句都是关系子句位于中心词之前,因此称为前置关系子句。类似以上羌语土语的前置关系子句结构,在已经出版的其它羌语也能找到例证,如例句(2)-(4):

北部方言—一曲谷话(黄、周 2006: 305, 第 7—8 行):

- (2) [suɤu ʃtʃu-m] **kep tɕy:mi** ʔe-ze tə-zwuse.
牛 放牧-名物化 孤儿 孩子 一个 方向-雇佣
雇了一个放牛的孤儿。

南部方言—桃坪话(孙 1981: 81):

- (3) tsa³³-ti³³-tə³³ [phu⁵⁵ zi³¹zi³¹-tsɿ³³] **χe³³** ty³¹.
这-个-话题 衣服 缝-名物化 针 是
这是缝衣服的针。

南部方言—桃坪话(孙 1981: 89):

- (4) tshie⁵⁵tsɿ³³ [tshie³³χda²⁴¹ dy⁵⁵ta³³-mə³³] **mə³³** ɳi⁵⁵ tshi⁵⁵-tʃhi⁵⁵-na³¹ ʒɿ²⁴¹.
桃坪 桥 修-名物化 人 二 三-百-个 有
桃坪修桥的人有二三百人。

从以上例句可以看出,例句(2)中北部方言雅都土语曲谷话的关系子句[suɤu ʃtʃu-m]“放牛的”放在关系子句的中心词 **kep tɕy:mi**“孤儿”之前;而例句(3)中关系子句[phu⁵⁵ zi³¹zi³¹-tsɿ³³]“缝衣服的”出现在关系子句的中心词 **χe³³**“针”之前,在例句(4)里关系子句[tshie³³χda²⁴¹ dy⁵⁵ta³³-mə³³]“修桥的”出现于中心词 **mə³³**“人”之前。这种类型的关系子句在羌语中是最普遍的。除了关系子句位于中心词前外,羌语的关系子句也可以出现在中心词之后。

2. 1. 2. 后置关系子句

后置关系子句是指关系子句置于中心词之后,我们最熟悉的是英语的关系子句放在中心词之后(Yarnall 1978)。尽管语言类型学家认为动词居中语言,一般把关系子句放在中心词之后,但实际情况并非完全如此,波斯语(Persian)、孟加拉语(Bengali)、格鲁吉亚语(Georgian)虽然是动词尾语言,但关系子句放在它所修饰的中心词之后(Kuno 1974)。有些藏缅语的关系子句也可以出现在中心词之后,如藏语(Delancey 1999; Huber 2003)、卢赛语(Hillard 1977)。我们在羌语各方言土语中也发现很多后置关系子句,但羌语的后置关系子句与英语的关系子句不同。英语中关系子句分为限定性与非限定性关系子句,限定性关系子句修饰或限制中心词,非限定性关系子句补充说明中心词。羌语的后置关系子句是常常与中心词并置,属于同位结构,但具有限定性功能(见 LaPolla et al. 2003: 228)。如例句(5)–(8):

北部—麻窝话(刘 1998: 227):

⁹ 麻窝羌语中“人”为 nə(刘 1998: 300);它语法化为名物化后缀-n,如“穷人”bɣ-n(刘 1998: 301)。在日旺语(Rawang)和独龙语中也发现 n-m 对应的例子,如日旺语 nut :: 独龙语 mit “心智”(与罗仁地私下交流)。

- (5) **nə** [phuβa khsə da-guə] tha: titʂu ŋuə-ji.
人 衣服 新 方向-穿 那个 地主 是-句尾
那一个穿新衣服的人是地主。

北部—荣红话:

- (6) **mi** [fa xsə guə-m] the: titʂu ŋuə-ji.
人 衣服 新 穿-名物化 那个 地主 是-听说
听说那个穿新衣服的人是地主。

南部—桃坪话(孙 1981: 144):

- (7) **ti**³¹ [s³¹-qə⁵⁵te⁵⁵-pa³³]-ti³³ tɕy⁵⁵-so³¹ ua³¹?
熊 方向-打死-做-定指 看见-状态变化:2 单 疑问
打死的老熊你看见了吗?

南部—蒲溪话:

- (8) **khue**[ŋa-i te-tɕu-si] tha-zi ŋ bzi.
狗 1 单:话题-施事 方向-看见-状态变化:1 单 那个 非常 大
我看见的那只狗非常大。

在羌语来中,无论前置关系子句结构还是后置关系子句结构的限定词(determiner)一般不能移位。限定词通常只修饰中心词,不修饰关系子句,也就是说限定词始终出现在名词短语的最末。因此,限定词一般在关系子句之外,不包括在关系子句中,如荣红羌语,例句(9):

- (9) a. [ɣua-la ha-qə-m] **mi** la-ha ə-la-ji.
外面-位格 方向-去-名物化 人 定指-些 方向-来-状态变化
b. **mi** [ɣua-la ha-qə-m] la-ha ə-la-ji.
人 外面-位格 方向-去-名物化 定指-些 方向-来-状态变化
c. ***mi** la-ha [ɣua-la ha-qə-m] ə-la-ji.
人 定指-些 外面-位格 方向-去-名物化 方向-来-状态变化
出去的那些人进来了。

例句(9a)中关系子句[ɣua-la ha-qə-m]“去外面的人”出现在中心词 **mi**“人”之前,关系子句外限定词(outer determiner of relative clause) **la-ha**“那些”出现在中心词之后。例句(9b)中关系子句[ɣua-la ha-qə-m]“去外面的人”出现在中心词 **mi**“人”之后,关系子句外限定词 **la-ha**“那些”出现在关系子句之后修饰中心词。例句(9c)中限定词 **la-ha**“那些”出现在中心词之后,不合乎语法(ungrammatical)。因此,关系子句外的限定词一般出现在名词短语最末修饰中心词,不能移位到关系子句之前。

2.2. 中心词内置关系子句¹⁰

中心词外置关系子句里中心词不属于关系子句的一部分，而中心词内置关系子句里中心词是关系子句的一个成份。过去，类型学家(Gorbet 1977; Downing 1978; Cole 1987)认为，中心词内置关系子句似乎或者很可能只在动词尾(所谓的 OV 型)的语言中发现，如藏缅语、通古斯语、朝鲜语、日语、美国加州中部 Wappo 语(Li & Thompson 1978)、美国西南部诸印第安语(Gorbet 1977)等，所以把中心词内置看作是动词尾语言的一个普遍的共性。但随着近年对跨语言研究的不断开拓和关系子句研究的不断深入，在动词居中(所谓的 VO 型)的印度尼西亚语、马来语口语和新加坡英语口语(Vries 2001)和美国手语中也发现中心词内置关系子句。在动词首(VS 型)语言，如他加禄(Tagalog)和塞德克语(Seediq)等南岛语(Aldridge 2004)中也发现中心词内置关系子句，因此，中心词内置关系子句不是 OV 型语言所具有的共性，不过，中心词内置关系子句在 OV 型语言中普遍存在。羌语中除了有中心词外置关系子句外，与许多所谓的动词尾语言类似，也有中心词内置关系子句。在中心词内置关系子句中关系子句的中心词出现在关系子句的施事者与谓语之间，根据线性序列属于关系子句的一部分，如：

- (10) a. [thaχa-ji stə tʃə] tha-ra qa dzə da-sa. (麻窝话: 刘 1998: 209)
 3 复-施事 饭 做 那-锅 我 吃 方向-完:1 单
 他们做的那锅饭我吃完了。
- b. [themle-wu stuaha tə-bəl-ji] tha-lə qa sə-tɕ¹¹ da-sa. (荣红话)
 3 复-施事 饭 方向-做-状态变化 那-锅 我 方向-吃 方向-完:1 单
 他们做的那锅饭我吃完了。
- c. [thaχa-(i) tshu te-pu-ji] tha-laqua
 3 复-施事 饭 方向-做-状态变化 那-锅
 ŋa qəni ʃe-dze-si. (蒲溪话)
 1 单:话题 全部 方向-吃-状态变化:1 单
 他们做的那锅饭我吃完了。

例句(10)整个句子语义上是一个受事—施事结构，在语用上是一个有标记话题—评述结构。受事者是 *thaχa-ji stə tʃə tha-ra / themle-wu stuaha tə-bəl-ji tha-lə / thaχa-(i) tshu te-pu-ji tha-laqua* “他们做的那锅饭”，它出现在句首作为话题；而施事者为说话人第一人称单数 *qa/ŋa* “我”和谓语 *dzə/tɕhə/dze* “吃”一起作为评述。在话题中有一个中心词内置关系子句 *[thaχa-ji stə tʃə] / [themle-wu stuaha tə-bəl-ji] / [thaχa-(i) tshu te-pu-ji]*，其关系子句的中心词为 *stə / stuaha / tshu* “饭”出现在关系子句的施事者 *thaχa-ji / themle-wu / thaχa-i* “他们”与关系子句的谓语 *tʃə / tə-bəl / te-pu-ji* “做”之间。也就是说，例句(10)的话题是一个带内置关系子句的名词短语，关系子句的中心词 *stə / stuaha / tshu* “饭”出现在关系子句的施事者 *thaχa-ji / themle-wu / thaχa-i* “他们”和关系子句的谓语 *tʃə / tə-bəl / te-pu-ji* “做”之间；即关系子句的中心词内置于关系子句中。内置关系子句结构在其它羌语土语里也比较常见，如例句(11)：

¹⁰ 有的学者，如 Kuroda(1976)、Gorbet(1977)、Cole et al.(1982)把中心词内置关系子句称为无中心词关系子句，本文与 Li & Thompson(1978)、Lehmann 1986、Cole(1987)和 Basilico(1996)的处理方式一样。只要关系子句内有中心词，我们称之为中心词内置关系子句；假如关系子句内外都没有中心词，我们称之为无中心词关系子句。

¹¹ 动词的原形为 *tɕhə*。在荣红羌语中动词“吃”为 *dzə*、“喝”为 *tɕhə*；若要说“吃饭”的“吃”，用动词 *tɕhə*。

- (11) a. qa [tsa fiatçi-sta **lapa** tʃuaha tə-jinji-ka] (黑虎话)
 1单 1复 姐姐-施事 花 鞋 方向-绣-名物化
 the-tsa tapu tapu-a.
 那-双 喜欢 喜欢-1单
 我非常喜欢我姐姐绣的那双绣花鞋。
- b. ka [ka-tçi sabzi-ti patʃuə **tatçe** a-dza-pa-i] (木卡话)
 1单 1单-家 姐姐-施事 花 鞋 方向-绣-做-状态变化
 tçi-gu tapə ma.
 那-双 非常 喜欢
 我非常喜欢我姐姐绣的那双绣花鞋。
- c. ŋa [a-vu **kuetçe-i** **betsə** te-thio-ki] (绵池话)
 1单:话题 1复:非话题-家 姐姐-施事 花鞋 方向-绣-名物化
 fi-a-tui qeqe ma-ra.
 那-双 非常 喜欢-1单
 我非常喜欢我姐姐绣的那双绣花鞋。

中心词内置关系子句表面上或者在线性序列上与动词尾语言的及物动词句(agent-patient-verb 施事者—受事者—谓语, 简称 APV)十分相似, 因此有的学者会误解为所谓的 SOV 结构。实际上二者的结构和所表达的意义有本质上的差异。从羌语看, 及物动词句中, 名词的限定词(定指—量词短语/指示代词—(数词)—量词短语)始终出现在名词短语的最后, 紧挨着所修饰的名词。在中心词内置关系子句结构中, 名词短语内限定词不顾中心词和关系子句的顺序, 出现在中心词和关系子句之后, 修饰它前面的名词短语, 如以荣红话(12)为例:

- (12) a. tçile tsəi tʃuəwa lampa the-tse ə-ʃa.
 1复 姐姐 鞋 花 那-双 方向-绣
 我姐姐绣了那双花鞋。
- b. qa tʃuəwa lampa the-tse gən topu-a.
 1单 鞋 花 那-双 非常 喜欢
 我非常喜欢那双绣花鞋。
- c. qa [tçile tsəi-wu **tʃuəwa** lampa ə-ʃa-ji]
 1单 1复 姐姐-施事 鞋 花 方向-绣-状态变化
 the-tse gən topu-a.
 那-双 非常 喜欢-1单
 我非常喜欢我姐姐绣的那双绣花鞋。

例句(12a-b)是两句典型的及物动词句, 指示代词—量词短语 the-tse “那双”作为限定词, 分别出现在它所修饰的名词短语 tʃuəwa lampa “花鞋”之后, 修饰名词短语 tʃuəwa lampa “花鞋”; 并与花鞋一起构成一个更大的名词短语 tʃuəwa lampa the-tse “那双花鞋”作谓语动词 ə-ʃa “绣”和 topu “喜欢”的受事。在完整的句子中, 谓语动词后不出现任何修饰成份(形容词、定指—量词、指示代词—(数词)—量词短语)。在例句(12c)中, 中心词 tʃuəwa lampa “花鞋”出现在关系子句

的施事者 *tɕile tsəi-wu* “我姐姐” 和关系子句的谓语 *ə-ʂa-ji* “绣了” 之间，表面上看似施事者-受事者-谓语 (APV) 结构。然而，指示代词—量词短语 *the-tse* “那双” 出现在关系子句的谓语 *ə-ʂa-ji* “绣了” 之后，作为关系子句外的限定词；构成一个更大的名词短语 *tɕile tsəi-wu tɕuəwa lampə ə-ʂa-ji the-tse* “我姐姐绣的那双绣花鞋”，由此可推知指示代词—量词短语 *the-tse* “那双” 前是一个中心内置关系子句，这个中心词内置关系子句与关系子句外的限定词 (指示代词—量词短语) 一起作主句谓语动词 *topu* “喜欢” 的受事。

2.3. 无中心词关系句

无中心词关系子句在不同语言中，表现形式不一样。英语的无中心词关系子句一般由表疑问的关系代词 *wh*-来引导¹²，如 *What you don't know won't hurt you* (Gorbert 1977)。印欧语和日语的关系子句是真实的关系化结构 (*true relativization*)，不需要名物化；如果没有中心词就不能构成关系子句。相反，汉语和藏缅语，在许多情况下，一个名物化的子句以名—名 (*noun-noun*) / 修饰者—被修饰者 (*modifier-modified*) 结构出现在中心词之前 (LaPolla with Huang 2003: 225; LaPolla 2006)，这种名物化的结构，常常可以省略中心词。就是由于名物化，所以，我们在汉藏语中常可以得到无中心词关系子句。羌语关系子句中，如果关系子句的中心词可以从语境中推知或复原，中心词就可以不出现，如例句 (13)–(19) 中关系子句没有中心词 *mi /mə /me /nə* “人”：

南部—桃坪话 (孙 1981: 97)：

- (13) *tha⁵⁵lə⁵⁵ [tʂhəŋ³¹ciŋ³¹ ze²⁴¹ lie³³-lə³³] ŋuə³³ ma³¹.* (省略中心词 *mə³³* “人”)
 3单 常常 病 有-个 是 句尾
 他是一个常常生病的(人)。

南部—桃坪话 (孙 1981: 84)：

- (14) *pə³¹sie³³ [ta¹³xue¹³tʂhəŋ⁵⁵tɕa⁵⁵-pu³³-mə³³] kə²⁴¹-χto³³ ʒiu²⁴¹?* (省略中心词 *mə³³* “人”)
 今天 大会 参加-词缀-名物化 几-千 有
 今天参加大会的(人)有几千？

南部—黑虎话：

- (15) [*ɑ qu-m/-ka tʂhə kə-i.*] (省略中心词 *mə* “人”)
 1单 怕-名物化/-属格 那:个 走-状态变化
 怕我的那个(人)走了。

南部：木卡话：

- (16) [*nu-i ku-nə tɕi-lə da-i.*] (省略中心词 *mə* “人”)
 2单:话题-施事 害怕-名物化 那-个 走-状态变化
 怕你的那个(人)走了。

¹² 有的学者把类似英语中由 *wh*-引导的关系子句或没有中心词的关系子句称为自由关系子句 (*free relative clause*) (Hirschbühler and Rivero 1981; Grosu and Landman 1998; Vries 2005: 428; Andrews 2006)。

南部—蒲溪话:

- (17) tepəi [petsu ke-m] taŋ-la zə me? (省略中心词 me “人”)
 明天 薛城 去-名物化 多少-个 有 疑问
 明天去薛城的(人)有多少?

北部—麻窝话(刘 1998: 197):

- (18) asqu [ɬluqhua ŋu-ka-n] ŋi-s zi-tɕi-ji? (省略中心词 nə “人”)
 明天 芦花 方向-去-名物化 几个 有-3 复-句尾
 明天去芦花的(人)有几个?

北部—荣红话:

- (19) qa [ləyz tse-m] e: u-tɕu-a. (省略中心词 mi “人”)
 1 单 书 看-名物化 一个 方向-看见-1 单
 我看见一个看书的(人)。

除了指人名词被关系化时,可以构成句法上的无中心词关系子句外,表示话语,如例句(20)–(21)、工具,如(22)、事物,如(24);或者地点,如(25)等所指被关系化时,在特定的、可以推知的情况下,它们也可以形成句法上无中心词关系子句:

南部—桃坪话(孙 1981: 150):

- (20) [tha⁵⁵lə⁵⁵-i³³ dʒi²⁴¹-pa³³]-ti³³ no⁵⁵ ə³¹-tɕi⁵⁵to⁵⁵-nə³¹ ŋi³¹? (省略中心词 zɿ³¹mə⁵⁵ “话”)
 3 单-施事 说-做-定指 2 单:话题 方向-记住-2 单 疑问
 他说的(话)你现在记住没有?

北部—麻窝话(刘 1998: 197):

- (21) [kuə-ji do-ru]-thə qa kəndi tə-qhsa. (省略中心词 dʒəβa “话”)
 2 单-施事 方向-说-定指 1 单 都 方向-懂
 你说的(话)我都懂。

南部—黑虎话:

- (22) [thegu-sta tə-χqa ɬi-ka] tsha (省略中心词 tʂhɛtsə “车子”)
 3 单-施事 方向-损坏 滑行-名物化 那个
 被他损坏的那辆(车子)

这种无中心词关系子句在会话和长篇语料中比较普遍,下面引自(黄、周 2006)“曲谷话”长篇语料为例;例句(23)中省略中心词 mi “人”,例句(24)中省略中心词 pəna “东西”;例句(25)中省略中心词 zəp “地方”:

北部—曲谷话(黄、周 2006: 315, 第 11–14 行):

- (23) [tsi-te: stuaxa thə stə-m] zi..... (省略中心词 mi “人”)
 姑娘-定指:个 饭 吃 请客-名物化 有
 有人请那个姑娘吃饭...

北部一曲谷话(黄、周 2006: 309, 第 19—22 行):

- (24) [tɕiku-ta ʃə-tɕ] ta-za mi-tɕ¹³ de-le-ʃa! (省略中心词 pəna “东西”)
 家-位格 在-名物化 定指-点 别人-与格 方向-给-邀约:1 复
 我们把家里有的那点(东西)给别人。

北部一曲谷话(黄、周 2006: 313, 第 19—22 行):

- (25) [khuə qej ʔə-m ma-dzə-s]-ta (省略中心词 zəp “地方”)
 狗 声音 方向-听见 否定-能够-名物化-位格
 [jy qej ʔə-m ma-dzə-s]-ta kə-la. (省略中心词 zəp “地方”)
 鸡 声音 方向-听见 否定-能够-名物化-位格 去-意愿:1 单
 我要去听不见狗吠声的(地方)、鸡叫的(地方)。

如果被关系化的所指等同于未被关系化的所指,常常被关系化的名词(中心词)不出现,如例句(26)–(29):

- (26) [sim ɤua¹]-lei (南部: 蒲溪)
 水果 叫-定指
 叫水果的那种(食物)
 (27) [səimi ɤoju-ə¹]-la-han (北部: 荣红)
 水果 叫-1 复-定指-种
 我们称为水果的那种(食物)
 (28) [poʃə ɤoju-ə¹] le: (北部: 荣红)
 博士 叫-1 复 定指:个
 我们称他为博士的那个人
 (29) [ɤuanthau zmə-m] le: (北部: 荣红)
 王涛 叫-名物化 定指:个
 叫王涛的那个人

例句(26–27)中 sim / səimi “水果”不仅作为被关系化的 NP (受事者),同时也指具体实体“水果”,在这两个例句中,省略了作为关系子句的中心词 dze-sa / dzə-s “食物”。作为身份(identification)的名词被关系化时,关系子句的中心词也可以省略,如例句(28)–(29)中,作为关系子句的中心词 mi “人”也没有出现,构成无中心词关系子句。

以上所有省略中心词的关系子句中,修饰中心词的限定词不能省略。虽然羌语中的无中心词关系子句语义上有一个中心,但在句法上没有中心词。这种结构不仅在所有羌语土语中都出现,而且,汉语、藏缅语等亲属语言中也普遍存在。无中心词关系子句主要受语用的制约。

¹³ 例句(27)中存在动词 ʃə “有”后面的-tɕ 为名物化标志,但 mi “别人”后面的-tɕ 不是名物化标记,而是关系形态标志;标记接受者(recipient)mi “别人”

2.4. 双中心词关系子句

除了以上介绍和讨论的几种关系子句外，目前在新几内亚西部(Western New Guinea)的艾利安加亚(Irian Jaya)的孔木拜(Kombai)语中发现一种双中心词关系子句(double-headed relative clause)(Dryer 2006: 366)，这种结构没有被更多的语言所证实。Dryer认为双中心词关系子句是在一个单一结构里结合了中心词外关系子句和中心词内关系子句的特征，即有一个关系子句外中心词，同时还有一个名词对应于关系子句里面的中心词。两个中心名词的所指可以相同，也可以不同，如(30)：

- (30) a. [doü adiyano-no] doü deyalukhe.
西米 给.3 复.非将来-连接 西米 完成.形容词
他们给的西米用完了。
- b. [gana gu fali-kha] ro
灌木.刀 2 单 运-去-2 单.非将来 东西
你拿走的灌木刀

例句(30a)中关系子句内的中心词和关系子句外的中心词相同，都是 doü “西米”。例句(30b)中两个中心词不太一样，关系子句内中心词是特指名词(a specific noun)gana “灌木刀”，而关系子句外中心词用泛指名词(a generic noun)ro “东西”。我们在羌语中也发现类似孔木拜语的双中心词关系子句，如(31)–(32)：

- (31) a. [zəqe aməi nəpe tshy-tshy-ka] zəqe tsha (南部：黑虎话)
地方 经常 石头 落-名物化 地方 那:个
- b. [zəpə ə-sə mani ɾo tshu-sa] tci-to zəpə (南部：木卡话)
地方 一-天 每 石头 落-名物化 那-个 地方
- d. [zəp iətɕimaqa zawa tshu-tshu(-tɕ)]zəp tha-kua (北部：荣红话)
地方 经常 石头 落-名物化 地方 那-块
经常落石头的那个地方

(北部：荣红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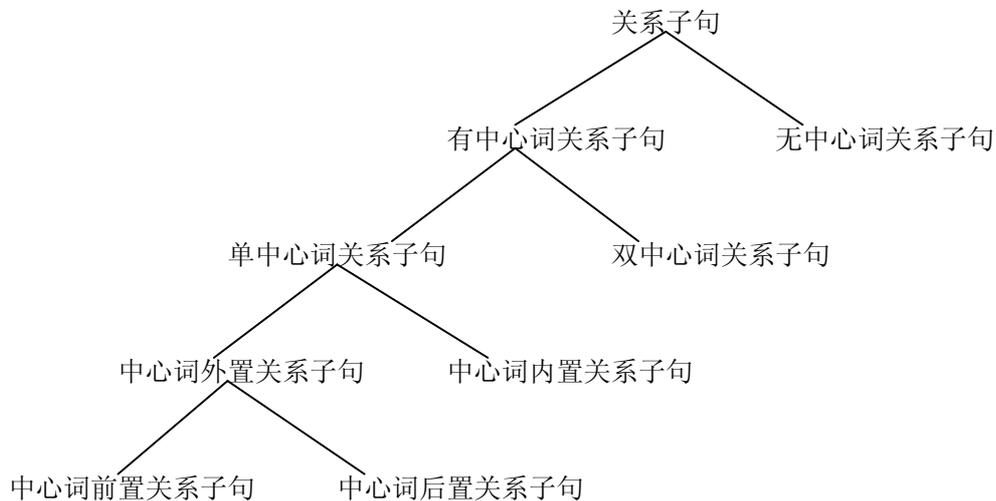
- (32) a. the: [tshuə pie ɕtɕə-s] tshuə e: tə-bəl.
3 单 槽 猪 喂-名物化 槽 一:个 方向-做
他做了一个喂猪的猪食槽。
- b. qa [duəɿ sə gue¹-s] pana-le: do-yzu-a.
1 单 弯刀 柴 砍-名物化 东西-定指:个 方向-丢-1 单
我丢了砍柴的那把刀。

例句(31)中 zəqe/zəpə/zəp “地方”作为关系子句的中心词，既出现在关系子句内，同时又出现在关系子句之外；而且关系子句内和关系子句外的中心词相同。例句(32a)中关系子句内的中心

词和关系子句外的中心词相同，都是 tshuə “槽”。例句 (32b) 中两个中心词不太一样，关系子句内中心词是特指名词 duəkɿ “弯刀”，而关系子句外中心词用泛指名词 paŋa “东西”。其它藏缅语是否有这种类型的关系子句还需要证实。

3. 结语

我们从前面对羌语关系子句的分析可以看出，羌语中关系子句类型复杂多样，有中心词前置、中心词后置、中心词内置、双中心词和无中心词关系子句。我们用图示表示如下：



图：羌语关系子句的类型

从上图可以看出，羌语的关系子句根据有无中心词可分为无中心词关系子句和有中心词关系子句 (headed relative clauses)。无中心词关系子句一般用于对话或者长篇语料里中心词可以推知的情况下，省略中心词。无中心词关系子句在句法上没有中心词，它既不是前置或后置，也不是内置；因此，有的学者把无中心词关系子句也称为自由关系子句。

有中心词关系子句根据中心词的数量分为单中心词关系子句和双中心词关系子句。双中心词关系子句在 Kombokai 语中是优势结构 (dominant structure)，在羌语中不是优势结构。这种结构在类型学中十分奇特，对类型学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语言学家对这种类型的关系子句重视不够，在今后的研究中应注意有无这种结构。

单中心词关系子句根据中心词的位置可以分为中心词内置和外置关系子句。中心词内置关系子句不仅羌语中发现，而且在所谓的多数 OV 型语言中，如藏缅语、阿尔泰语、日语、朝鲜语、美国加州中部 Wappo 语、美国西南部诸印第安语等等中也发现中心词内置关系子句。在动词居中

(所谓的 VO 型)的印度尼西亚语、马来语口语和新加坡英语口语 (Vries 2001) 和美国手语中; 以及在一些动词首 (VS 型) 语言, 如他加禄 (Tagalog) 和塞德克语 (Seediq) 等语言中也发现中心词内置关系子句。中心词内置关系子句中常常把中心词内置于关系子句的施事者与谓语之间。这种结构在日语、朝鲜语、北美印第安语的讨论较多, 在藏缅语中提及和讨论的人较少, 我们已经知道近 10 种藏缅语有中心词内置关系子句¹⁴。中心词外置关系子句中关系子句一般可以移位, 既可以置于中心词前, 也可以置于中心词后。中心词前置关系子句是羌语的优势结构, 同时也是多数动词尾语言的优势结构。不仅在羌语, 而且许多藏缅语中也发现中心词后置关系子句。

本文我们从类型学角度简要介绍和描写了羌语关系子句与其中心词之间的位置关系。因篇幅所限, 我们只讨论了关系子句与中心词之间的相互关系。除了关系子句与其中心词之间的这些关系外, 关系子句本身具有复杂的形态句法特征, 如有无关系代词或其它词引导关系子句? 关系子句是否是名物化结构? 名物化标志是否有生命度之差异? 关系子句是否有限定句与非限定句之差异? 哪些名词短语可以被关系化? 名词短语可知等级与语法关系之间有无关联以及关系子句是否可以堆积成关系子句串等等, 这些问题将在其它文章中详细讨论。

参考文献:

- 黄布凡、周发成. 《羌语研究》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2006. 。
- 黄成龙. 羌语名词短语的词序. 《民族语文》, 2003 年第 2 期: 26-34。
- 黄成龙. 《蒲溪羌语研究》北京: 民族出版社, 2006 年。
- 刘光坤. 《麻窝羌语研究》成都: 四川民族出版社, 1998 年。
- 孙宏开. 《羌语简志》北京: 民族出版社, 1981 年。
- 孙天心. 草登嘉戎语的关系句. 《语言暨语言学》7.4: 905-932 2006 年。
- Aldridge, Edith. 2004. Internally headed relative clauses in Austronesian languages.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5. 1: 99-129.
- Andrew, Avery. 2006. Relative clauses. *Language Typology and Syntactic Description*, Vol. 2: *Complex Constructions*, ed. by Timothy Shope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Basilico, David. 1996. Head position and internally headed relative clauses. *Language* 72. 3: 498-532.
- Bhat, D. N. S and Ningomba, M. S. 1997. *Manipuri Grammar*. München: LINCOM EUROPA.
- Bickel, Balthasar. 1999. Nominalization and focus constructions in some Kiranti languages. *Topics in Nepalese Linguistics*, eds. by Yogendra P. Yadava & Warren G. Glover, 271-296. Kathmandu: Royal Nepal Academy.
- Carlson, Greg N. 1977. Amount relatives. *Language* 53. 3: 520-542.
- Chelliah, Shobhan L. 1997. *A Grammar of Meithei*. Berlin: Mouton de Gruyter.
- Cole, Peter. 1987. The structure of internally headed relative clauses. *Natural Language and Linguistic Theory* 5: 277-302
- Comrie, Bernard. 1989. *Language Universals and Linguistic Typology: Syntax and morphology*. Oxford: Basil Blackwell Publisher Limited.

¹⁴ 已经知道有中心词内置关系子句的藏缅语有: 罗塔纳嘎 (Lotha Naga) 语 (Herring 1991)、安嘎米纳嘎 (Angami Naga) 语 (Herring 1991; Subbarao and Mimi Kevichüsa 1999)、阿斯帕热 (Athpare) 语 (Ebert 1997: 145-146)、梅特 (Meithei) 语 (Chelliah 1997: 161-162)、玛尼普日 (Manipuri) 语 (Bhat and Ningomba 1997: 277)、藏语 (Delancy 1999; Huber 2003)、莱钦 (Lai-Hakha Chin) 语 (Kathol 2000)。

- Comrie, Bernard. 2003. Typology and language acquisition: the case of relative clauses. *Typology and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ed. by Anna Giacalone Ramat, 19–37. Berlin & New York: Mouton de Gruyter.
- Delancey, Scott. 1986. Relativization as nominalization in Tibetan and Newar. Paper presented at the 19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ino-Tibetan Languages and Linguistics. Ohio: Ohio State University.
- Delancey, Scott. 1999. Relativization in Tibetan. *Topics in Nepalese Linguistics*, eds., by Yogendran, P Yadava & Warren, W Glover. Kathmandu: Royal Nepal Academy.
- Diessel, Holger. 2005. A new look at the acquisition of relative clauses. *Language* 81. 4: 882–906.
- Diessel, Holger. to appear. A construction-based analysis of the acquisition of East Asian relative clauses. *Studies in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 Diessel, Holger and Michael Tomasello. 2000. The development of relative clauses in spontaneous child speech. *Cognitive Linguistics* 11: 131–151.
- Downing, Bruce T. 1978. Some universals of relative clause structure. *Universals of Human Language*, eds. by Joseph H. Greenberg et al., 375–418.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Dryer, Matthew S. 2005. Order of relative clause and noun. *The World Atlas of Language Structures*, eds. by Martin Haspelmath, Matthew S. Dryer, David Gil, and Bernard Comrie, 366–367.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Ebert, Karen. 1997. *A Grammar of Athpare*. München: LINCOM EUROPA.
- Fox, Barbara A. 1987. The noun phrase accessibility hierarchy reinterpreted: Subject primacy or the absolutive hypothesis? *Language* 63. 4: 856–870.
- Genetti, Carol. 1992. Semantic and grammatical categories of relative clause morphology in the languages of Nepal. *Studies in Language* 16. 2: 405–427.
- Gorbet, Larry. 1977. Headless relatives in the Southwest: Are they related? *Proceedings of the 3rd Annual Meeting of the Berkeley Linguistics Society (BLS)*, 270–278.
- Greenberg, Joseph. 1963. Some universals of grammar with particular reference to the order of meaningful elements. In Joseph Greenberg (ed.) *Universals of Language*, 73–113. Massachusetts: MIT Press.
- Grosu, Alexander and Landman, Fred. 1998. Strange relatives of the third kind. *Natural Language Semantics* 6: 125–170.
- Herring, Susan C. 1991. Nominalization, relativization, and attribution in Lotha, Angami, and Burmese. *Linguistics of the Tibeto-Burman Area (LTBA)* 14. 1: 55–72.
- Hillard, Edward. 1977. On the differentiation of subject and object in relativization: Evidence from Lushai. *BLS* 3: 335–346.
- Hirschbuhler, Paul and Rivero, Maria-Luisa. 1981. Catalan restrictive relatives: Core and periphery. *Language* 57. 3: 591–625.
- Hopple, Paulette M. 2003. *The Structure of Nominalization in Burmese*. PhD dissertation, Texas: University of Texas at Arlington.
- Hsiao, Franny and Gibson, Edward. 2003. Processing relative clauses in Chinese. *Cognition* 90: 3–27.
- Huang Chenglong. 2004. *A Reference Grammar of the Puxi Variety of Qiang*, PhD dissertation, Hong Kong: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 Huber, Brigitte. 2003. Relative clauses in Kyirong Tibetan. *LTBA* 26. 1: 1–14.
- Kathol, Andreas. 2000. The morphosyntax of Lai relative clauses. *Grammatical Interface in HPSG*, eds., by Ronnie Cann, Claire Grover and Philip Miller, 137–151.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 Keenan, Edward. 1985. Relative clause. *Language Typology and Syntactic Description*, Vol. 2: *Complex Constructions*, ed. by Timothy Shopen, 141–17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Keenan, Edward and Bernard Comrie. 1977. Noun phrase accessibility and universal grammar. *Linguistic Inquiry* 8. 1: 63-99.
- Keenan, Edward and Bernard Comrie. 1979. Noun phrase accessibility revisited. *Language* 55. 3: 649-664.
- Kuno, Susumu. 1974. The position of relative clauses and conjunctions. *Linguistic Inquiry* 5. 1: 117-136.
- Kuroda, S. -Y. 1976. Headless relative clauses in modern Japanese and the relevancy condition. *BLS* 2: 269-279.
- Lahaussais, Aimée. 2003. Nominalization and its various uses in Thulung Rai. *LTBA* 26.1: 33-57.
- LaPolla, Randy, J. 2003. Qiang. *The Sino-Tibetan Languages*, eds. by Graham Thurgood & Randy J. LaPolla.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 LaPolla, Randy J. 2006. Nominalization in Rawang. Paper presented to the 39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ino-Tibetan Languages and Linguistics,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Seattle, 15-17 September, 2006.
- LaPolla, Randy, J. with Huang Chenglong. 2003. *A Grammar of Qiang with annotated texts and glossary*. Berlin: Mouton de Gruyter.
- Lehman, F. K. 1996. Relative clauses in Lai Chin,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verb stem alternation and the extension of control theory. *LTBA* 19. 1: 43-58.
- Lehmann, Christian. 1986. On the typology of relative clause. *Linguistics* 24. 4: 663-680.
- Li, Charles N and Thompson, Sandra A. 1978. Relativization strategies in Wappo. *BLS* 4: 106-113.
- Mark, Willem M., Wietske, V. and Schriefers, H. 2002. The influence of animacy on relative clause processing. *Journal of Memory and Language* 47: 50-68.
- Malchukov, Andrei L. 1996. Internal relative clauses in Tungusic languages in a synchronic and a diachronic perspective. *Sprachtypologie und Universalienforschung* (STUF) 49. 4: 358-382.
- Matisoff, James A. 1972. Lahu nominalization, relativization, and genitivization. *Syntax and Semantics*, Vol. 1: 237-257, ed. by J. Kimball. New York: Seminar Press.
- Matthews, Stephen and Yip, Virginia. 2003. Relative clauses in early bilingual development: Transfer and universals. *Typology and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ed. by Anna Giacalone Ramat, 19-37. Berlin & New York: Mouton de Gruyter.
- Maxwell, Dannel. 1979. Strategies of relativization and NP accessibility. *Language* 55. 2: 352-371.
- Mecklinger, A. Schriefers, H. Steinhauer, K. and Friederich, A. D. 1995. Processing relative clauses varying on syntactic and semantic dimensions: An analysis with event-related potentials. *Memory and Cognition* 23: 477-494.
- Nichols, Johanna. 1984. Another typology of relatives. *BLS* 10: 524-541.
- Noonan, Michael. 1997. Versatile nominalizations, *Essays on Language Function and Language Type*. In Honor of T. Givón, eds. by Joan Bybee, John Haiman and Sandra Thompson. Amsterdam/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 Noonan, Michael. to appear. Nominalization in Bodic languages. *Proceedings of Neuregulin-3*.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 Subbarao, K. V. and Kevichüsa, Mimi. 1999. Internal relative clauses in Tenyidie (Angami): A case hierarchical precedence vs. linear precedence? *LTBA* 22. 1: 149-181.
- Vries, Mark de. 2000. Appositive relative clauses. *Linguistics in the Netherlands* 17: 221-231.
- Vries, Mark de. 2001. Patterns of relative clauses. *Linguistics in the Netherlands* 18: 231-243.
- Vries, Mark de. 2003. *The Syntax of Relativization*. Netherland: LOT Press.
- Vries, Mark de. 2005. The fall and rise of universals on relativization. *Journal of Universal Language* 6: 1-33.
- Watters, David E. 2002. *A Grammar of Kha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Yarnall, Emily. 1978. Appositive relatives in discourse. *BLS* 4: 651-657.

Relative Clause Types in Qiang

Abstract

In this paper, we describe and analyze five types of relative clause in terms of whether there is a head noun, or where relative clauses occur in Qiang from typological perspective. Head-external relative clauses may be preposed to the head NP, which is similar to most verb-final languages, or follow relative clauses; or appear within a relative clause in terms of position of the head NP. Headless relative clauses omit the head in recoverable context. We also find double-headed relative clauses in Qiang, which is rare and is very interesting and important cross-linguistically.

Key Words: Typology, Tibeto-Burman, Qiang, Relative clause

(通信地址：黄成龙，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 100081，
huangcl@cass.org.cn；余文生（Jonathan P. Evans），台湾 中央研究院语言学研究所
jonathan@gate.sinica.edu.tw)